

主编:文天心  
责编:于晓琳  
执编/版式:毕诗春  
美编:倪海连  
投稿邮箱  
hljrbbsc@163.com



哈尔滨松花江畔冰雪景观。张澍摄

## 【编者按】

岁暮天寒，玉尘纷飞，每年的一月五日，冰城哈尔滨便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盛大节日——哈尔滨国际冰雪节。此刻，冰雪已不仅是自然的馈赠，更升华为一座城的集体庆典，一种流动的文化盛宴，一片火热的经济蓝海。雕冰琢玉，筑起梦幻的王国；冰雪欢歌，汇成欢乐的海洋。近年来，这场冬日的盛典，更驱动着文旅的深度融合——冰雪大世界璀璨如星河，中央大街流淌着异域风韵，节庆活动串联起传统与现代的对话，让“冷资源”持续释放“热效应”。

从冰雪雕塑的艺术奇观，到动能澎湃的“白金产业”，冰雪已成为哈尔滨递给世界的一张闪亮名片。展望未来，以文促旅，以文兴产，这场冰与雪的华章，必将奏响更深沉、更蓬勃的城市交响。

# 哈尔滨：冰与雪的协奏曲

□刘金祥

冬日的哈尔滨，静卧在肃穆与苍茫中。当冬天序曲由凛冽朔风悄然奏响，它便开启了冰与雪的协奏曲，演绎着恢宏而灵动的蜕变。

## 雪从岁月穹顶悄然剥落

雪，是上苍赐予哈尔滨的珍贵礼物，片片飞雪自天穹悠然飘下，轻轻抚慰这座氤氲异域风情的城市。哈尔滨降雪，绝不是简单的晶体飘落，而是深情的精神摩挲。起初，矜持的霜粒试探着抑扬楼宇穹顶；继而，成片成片的雪花纷纷扬扬倾洒，犹如漫天飞舞的云絮，落在中华巴洛克斑驳的砖瓦上，落在中央大街光滑的面包石上，落在松花江晶莹的冰面上。于是，轮廓鲜明的建筑柔了，车马喧嚣的街道静谧了，奔腾的松花江也进入了休眠状态——整个哈尔滨都在雪的怀抱中。

雪，是哈尔滨冬日的精灵。晨光熹微时，雪是浅淡的蔷薇色；正午晴朗时，雪是耀眼的银白色；暮色四合时，街灯与冰灯一同亮起，雪又晕染成暖融融的蜜色。它用最纯净的笔触，描摹这座城市样的样貌与风骨。无论是冰雕玉砌的琼楼玉宇，还是那些形神毕肖的憨态生灵，都是冰雪的杰作！雪不仅覆盖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，更渗入到城市的肌理和血脉，酿成一种微醺的人文风情和浓郁的人间烟火。这风情和烟火是夜色里冰灯流转的一缕缕离光彩，是瑞雪楼台里的一份梦幻与浪漫，是料峭寒风中一串冰糖葫芦的剔透与玲珑。哈尔滨，在雪的爱抚和佑护下，进入静谧的梦境。这梦境如此真实且富有质感，踩上去发出“咯吱”的声响；这梦境如此虚幻与迷离，仿佛一缕浓郁的酒香，让游人沉醉在哈尔滨的温情里。

走在中央大街上，游人脚步不由得慢下来。脚下是被唤作“面包石”的方石，一块紧挨一块，表面早已被风霜雨雪打磨得温润而光亮。这光亮里，映着百年的晨曦和月色，也映着此刻从天而降的鹅毛白雪。雪，越下越大，但并不急迫，仿佛谁在天上拆了一件旧的棉絮袍子，将那柔软的芯子，不紧不慢地抖落下来。游人抬起头，雪便亲昵地扑在脸上，凉丝丝的，瞬间化了。而游人的目光，更多地被街两旁的建筑牵了去。那些风格各异的欧式建筑，有着陡峭的穹顶、浑圆的立柱，以及雕着繁复花纹的立面。平日里它们极为庄严，带着些许历史的疏离感与沧桑感。可一旦下起雪来，其样貌迥然有别。雪花竟如此偏心，一层层地为沉默的穹顶覆上松软的雪冠，为雕花的铁艺栏杆嵌上明澈线条；就连古朴的铸铁街灯，它也不敢怠慢，在灯罩的弧顶和边缘，均匀地敷上了一圈，仿佛为这守夜人戴上了一顶温暖而别致的帽子。经过大雪的装点与打扮，石头与砖瓦的冷硬线条化开了，显出这座城市梦里才有的典雅与温柔。

街上行人很多，都穿着厚实的五颜六色的羽绒服，像一个个移动的音符，在雪白大地的五线谱上缓缓流淌。脚下的“咯吱”声，是这个时节最妥帖的音律，每一步都像踩碎了一片薄薄的时光。这声音听久了，便觉得不是自己在行走，而是这座城在雪中轻轻诉说着什么，或许是松花江上吹过的第一缕寒风，或许是中东铁路遥远汽笛的回响，或许是商场橱窗里不断变换的时髦与风华。游人在街上驻足凝神，呵出一团白气，便迅速消融在漫天飞雪中。游人忽然觉得，这落下的何止是雪？分明是时光的碎屑，是往昔的尘埃，它们从岁月穹顶悄然剥落，将这座城市温柔地覆盖、轻声地诵读。

雪人兵团。毕诗春摄  
哈尔滨火车站南广场的

哈尔滨道里区群力音乐公园广场的雪人。张澍摄



游客在冰雪大世界玩雪。张澍摄

## 焕发出惊心动魄的永恒之美

太阳岛雪博会是哈尔滨独有的景观。走进雪博会大门，迎面而来炫目的雪白，这雪白不是单调色调的，而是泛着银灿灿的光泽，好像北国天空的澄澈都集中在这里。脚下是坚实的雪道，周遭是参差雪墙，游人像跌进一个用雪砌成的偌大迷宫。迷宫的缔造者不是北国的劲风瑞雪，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雪雕大师，他们的心思与巧技，都凝结在一座座匠心独具的雪雕城上。

最震撼人心的是拔地而起的雪雕城堡。这城堡哪里是“雕”出来的？简直是从雪地里生长出来的。巍峨的城墙，高耸的塔楼，连绵的城堞，在午后阳光下，焕发出一种与人间冰雪相融合的华彩。阳光似乎不是照在雪上，而是透进了雪的内里，再从无数个细微晶面上折返回来，漾开一片流动的晕彩，淡金的、浅粉的、莹蓝的，交织变幻着。站在光的梦想前，游人不由得痴迷了，恍惚间那童话里的一切——关于王子、公主与永恒冬季的遐想，都变得可触可感。移步向前，又是另一番天地。雪塑的人物星罗棋布，婀娜的舞者，衣袂的褶皱似乎随风摆动；仗剑的勇士，眉宇间的刚毅格外醒目，即使铠甲上的纹路也清晰可辨，沉默中透着一股凛然气势。那些以古老神话为蓝本的群雕，无论是神祇的威严慈悯，还是妖兽的古怪狰狞，都被神奇的刻刀赋予了生命，好像整个故事在雪地上铺陈开来。人们

能看清仙女飘带的飞动，能感到武士筋肉的贲张，那份精巧与细微，让人们几乎忘记这是以雪雕刻的艺术品。缓慢穿行在雪雕作品间，游

人脚下积雪的声响，仿佛是白色迷宫低回的叹息。北风很轻，偶尔拂下塔楼顶尖的雪沫，像时光偷偷掸落的尘埃。游人惊叹于雪雕刻师的妙手，竟能用最普通最易逝的材料，雕出精湛的形体和精妙的魂魄。这份美因其注定要融化，反而在被凝视的那一刻，焕发出惊心动魄的永恒美感。

作为著名文化品牌和知名文化IP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牵系着游人的心魂。踏进冰雪大世界，人们忽然觉得连呼吸都染上清冽的透明，这哪里是寻常的冰雪乐园？分明是冬之神倾尽整个季节的灵气，在此举行一场盛大而璀璨的庆典。寒意扑面而来，既不凛冽也不刺骨，反倒像一层细密的纱，将人轻轻裹住，随即融入整个雪园的欢愉里。眼前蓦然展开的，是一座用坚冰构筑的童话国度。拔地而起的冰建筑楼阁，通体清澈皎洁，在夕照与灯辉的交替中恍若琉璃宫殿。瘦削高耸的冰塔凸入苍茫暮色，塔尖仿佛要与天空一比高低。待灯光开启，整座塔便由内而外地沁出一种幽蓝的光晕，像沉睡的蓝宝石忽然苏醒，默默地照耀着，仿佛是通往某个奇幻世界的引路灯塔。城墙是连绵的冰的波浪，缓缓起伏着，圈起一场银白的梦。冰砖垒得齐整，上面雕琢着盘曲花纹与古老图样。灯光是温柔的画笔，沿着纹路浅浅晕染，那些线条似乎有了生命，在光与影的颤动间，宛若失传已久的铭文，默默讲述着比寒冷更古老的故事。孩子们的笑容，是从冰滑梯那边传来的。冰滑梯犹如一条条水晶巨龙，自高处盘旋而下。孩童们挨个坐在滑车上，倏忽间滑落，带着清脆惊叫与酣畅欢笑，声音如银铃般抛向清冷的空中，撞在冰墙上，又碎成更欢快的回响。这笑声是鲜活的是火热的，在静美的冰雪王国里，蜿蜒流淌成一道温暖的溪流，整个天地都跟着雀跃起来。信步走去，跌进一首由冰雕刻成的叙事诗里。这边是安徒生笔下忧伤而纯真的小美人鱼，冰做的鳞片在柔光下微微闪烁；那边是东方神话里飘带飞舞的仙子，衣袂冻结于刹那，好像欲乘风归去。历史与童话，东方与西方，在此被冰雪塑形、融合，共存于同一片清辉里。恍惚间，时间与空间的边界消融了，人们只是漫游在由光、影和冰雪构筑的梦境里，不知今夕何夕。天光渐暗，灯火愈盛，所有的冰雕雪塑，白日里是素净的水晶，入夜后便成了绚烂星河。这份绚烂并不喧嚣，带着北国冬日宁静的诗意。

大世界俨然一个狂欢胜地，狂欢源于冰的形与色，更源于每个凝视它的心灵所激起的惊叹和欣赏。

## 雪夜是杯令人微醺的美酒

暮色渐次垂落，像一袭宽大而轻柔的灰蓝丝绒，缓缓覆上城市的肩头。在昼夜交替的时分，雪却醒了过来。白日里素净的雪，此刻被温存的灯火一点点亮，陡然焕发出一种梦境。路灯光是橘黄的，一团团暖融融地悬着。光晕罩着底下飞舞的雪花，那雪便不再是雪，成了无数细小的活泼的精灵，周身透着清莹的光，从无穷高的黑暗里坠落，落进这一圈暖光里，像奔赴一场温柔的约会。雪花闪烁着旋转着，仿佛天地倒置，满天星斗都心甘情愿地降落在哈尔滨大街小巷。街边店铺的霓虹，是另一种笔触。红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紫的，那些喧闹的光波洒在近处雪地上，雪便不再纯白了，这一角是浅浅的绯，像少女的面颊；那一片是幽幽的蓝，似深海的静水；堆积在橱窗下的，染着一层暖融融的金，仿佛是谁遗忘的宝藏。这光与色在雪上漫漶、交融，逐渐晕染开去，整座城市都像被笼罩在一幅半透明的彩绘之中，缥缈而斑斓，现实与幻想的边界在这里温柔地消弭了。这便是哈尔滨的雪夜，空气是清冽的，猛吸一口，寒气直渗肺腑，清爽得让人精神一振。指尖与脸庞，清晰地感知哈尔滨冷的严酷。但人们的眼睛人们的心，却被那满城的光与色喂得饱饱的。橱窗里透出的光泽，店铺里溢出的笑语，远处楼宇窗户上星星点点的灯火，无不透着一种真切的人间烟火。这冷，是肌肤所感的；这热，是心底所生的。两者非但不抵触，反倒奇妙地交织、缠绕在一处——冷，衬得暖意愈加可贵；热，又让寂静愈发深邃。游人站在哈尔滨的街上，仿佛同时站在两个世界的门槛：一个是琼王的琉璃世界；另一个是温情的尘世家园。这冷与热的交融，静与动的唱和，酿成了哈尔滨雪夜那杯令人微醺的美酒。哈尔滨的冰雪，不单是一方风景，更是一种氛围，将游人轻轻拥住，让游客忘却了寒冷。

哈尔滨的雪落下来时，时间会变慢。起初人们并不觉得，直到你站在纷扬的雪幕里，看万千片雪花从苍穹深处斜飘旋而下，不争也不抢。那一瞬间，街市的喧响仿佛被滤去了，耳边只剩雪粒擦过空气的簌簌声，如同光阴本身在悄悄耳语。你伸出手，任一片冰凉的六角形精灵在掌心停留、化开——这便是一种最温柔的对话。无需言语，自然把它最圣洁的魂魄，通过转瞬即逝的时光触点，轻轻递到人们心头。冬日里白昼短，太阳只是一道淡金的斜瞥，但正是这道短暂的光，让午后的影子拉得格外悠长，让每一个时辰都像被冰晶折射过。急促的心，不知不觉跟着哈尔滨冬季的节奏，一起沉缓下来，在雪中品咂悠远的温情。而这座城市的气质，也在雪中显得格外分明。它有一种砖石筑就的、面对严酷的坦然与坚韧。老建筑穹顶的积雪，索菲亚教堂的轮廓，都透着一股经世的稳重。可这坚韧的底，流动的是柔软的衷肠。窗棂上暖黄的灯光，将冰花映成绚丽的剪纸；街角卖糖葫芦的老人，手里的山楂亮晶晶地挂着一层透明的糖浆；人们呵着白气相遇时，眉眼间露出熟稔而明亮的笑意。冷，是城市的外表；热，是城市的骨血。这外冷内热的交融，便成了哈尔滨最让人欣赏与依恋的品格。于是，每一片雪花都不再是无心的飘零。它们是冬季宏大乐章里一个个灵动的音符，有的落在冰滑梯的脊线上，奏出孩子们欢笑的颤音；有的覆在冰雕美人鱼的发梢，凝成一声童谣的叹息；更多的则静静地铺展成无边的寂静，那是乐章之间深邃的呼吸。所有声响与静默交织在一起，便成了独一无二的哈尔滨冰雪之歌。

哈尔滨冰雪并不猛烈，却有一种深邃的渗透力，人们走在其中，如同漫步在一个清醒而又不愿醒来的眼镜。现实与幻境的边界，被雪模糊了；过去与当下的感触，被冰冻结后又焕然一新。游人沉醉的，或许不止是眼前琼楼玉宇的幻美，更是在极致清寒中生命依然蓬勃勃。这梦，是如此踏实，又如此轻盈，让游人在银装素裹的漫长诗篇里，一再流连，反复品读。



请关注龙头新闻  
文旅频道  
妙赏专栏  
2026